

# 我观美国哲学的现状

——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第97届年会侧记

陈亚军 (厦门大学哲学系 福建厦门 361005)

〔中图分类号〕B15 〔文献标识码〕D 〔文章编号〕1002-8862(2001)04-0015-02

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的年会历来是美国哲学界最重要的盛会。它不仅受到东部地区学者的重视,而且也吸引了全美各地的学者前来参加,因此,由这个会议大致可以窥见美国哲学现状之一斑。

2000年12月27日至12月30日,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第97届年会在纽约曼哈顿的希尔顿大酒店隆重召开,近五百名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。平日宽敞富丽的希尔顿大酒店顿时人头攒动,熙熙攘攘,其热烈嘈杂的气氛和外面寒冷萧杀的气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。习惯于国内学术会议模式的人对这种年会的方式会感到难以适应,没有什么开幕闭幕仪式,也没有什么小会大会之说,从早晨八点到晚上十点,几乎不间断地同时有十来个分组会议,再加上几十家出版社的琳琅满目的书展,真让人目不暇接,仿佛置身于一个大型的博览会。

会议的话题十分广泛,充分表现出了当今美国哲学的多样化特征。从对于经典哲学家如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、笛卡尔、洛克、贝克莱、休谟、康德、黑格尔、马克思、基尔凯郭尔、尼采、雅斯贝尔斯、罗素、皮尔士、维特根斯坦、海德格尔、伽德默尔等人的专门研究到围绕诸如知识论、逻辑学、伦理学、心灵哲学、本体论等问题的集中讨论,从谈论后现代主义、女性主义、中国哲学、印度哲学、美洲印第安人哲学到探讨医学中的伦理学问题、环境伦理学问题、性取向的伦理学问题、机器人与人工智能问题以及哲学教学法的问题等等,涉及的范围几乎无所不包。有些分组讨论会只有零零落落的三两听众,但主讲者仍然认真严肃,一丝不苟,而也有一些讨论会则座无虚席,发言踊跃。

出席这次年会的美国哲学界的大明星不多,像罗尔斯、普特南、克里普克这类的退休哲学大家不用说了,即是像诺齐克、刘易斯等仍然在位的著名哲学家也不多见。但不多见不等于没有,这次年会的几场“重头戏”还是受到了几乎全场的瞩目。首先是“皮尔士学会”邀请到了德国著名的新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阿佩尔。12月28日下午,阿佩尔参加了“皮尔士学会”的讨论会,他既是主持人同时又兼主讲。近八十高龄的阿佩尔目光锐利,思路清晰,演讲时两手不停地摆动,情绪高昂。他的英语带有德国口音,但流畅无碍。他的演讲涉及皮尔士的学说以及他对普特南的评价,在他看来,普特南的内在实在论不乏有力的论证,但在形而上学问题上不能让人信服。他显然赞同普特南对形而上学实在论的批驳,但不满意普特南关于真理的形而上学的直觉。他认为,在这一点上,普特南不如皮尔士,皮尔士说的“会聚”,不是一般的总体的会聚,而是在具体话题上的会聚。由于阿佩尔所说的皮尔士和普特南都是我感兴趣的人物,因此会议一结束,我便趋前向老人请教。我先是向老人表达了敬

意并告诉他，他的《哲学的改造》已被移译为中文出版。阿佩尔非常和蔼认真，他表示知道此事，但他不大满意的是：这本书不是他的“最好的书”，而且只译了两卷本的第二卷，而且又还是从英文转译的。我因不知老人所说的是否确切，不便置喙，于是将话题转向普特南。我跟老人说，在我看来，他所说的普特南只能限定为90年代以前的普特南，因为普特南的后期立场有一个巨大的转变，其自然实在论和内在实在论已是大相径庭。阿佩尔说他知道普特南在1994年“杜威讲座”中立场有转变，但具体怎么转变的他承认自己并不清楚。“我几乎读过普特南的所有的书，但就是没有读他的‘杜威讲座’”，老人说这番话时显得非常的诚恳、谦逊。

除阿佩尔之外，布莱伯恩 (Simon Blackburn) 在12月29日下午所作的题为“自然世界中的价值”的演讲也颇受欢迎。布莱伯恩是目前美国哲学界十分活跃、知名度很高的一位分析哲学家。他不仅在一系列具体的技术环节上对语言哲学有所贡献，而且因提出“准实在论”学说名声遐迩。准实在论学说是“投射论” (projectivism) 的变种，试图由投射理论出发解释价值事实的性质。他的演讲是对这一理论的进一步阐释，但或许是专业化程度较高的缘故，满屋听众中能提出问题并进行对话的不过寥寥一二位而已。这次会议的高潮是丹尼特 (Daniel Dennett) 主席的就职演讲，他来自塔夫茨大学，是当今美国哲学界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。根据90年代初对美国哲学家“被引用率”的统计，他在美国哲学家中排名第十九位，丹尼特在认知科学、心灵哲学等领域贡献卓著，这次他接替著名哲学家库柏 (John M. Cooper) 就任东部分会主席可以说是众望所归。他于12月28日下午所作的题为“在达尔文的唤醒下，哪里是我的位置？”受到全场听众的热烈好评。就在这次演讲的开始，丹尼特宣布了奎因去世的噩耗，在场的几百名听众以平静的表情接受了这一事实。

作为中国学者，我自然很关心与中国哲学相关的活动。大会在12月28日和29日，分别安排了三场有关中国哲学的分组讨论会，它们分别由“国际中国哲学学会” (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hinese Philosophy) 和“在美国中国哲学家协会” (Associ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ers in America) 主办。讨论的话题既涉及中西哲学比较，也涉及对中国哲学一些范畴、理论的诠释。成中英先生所做的题为“中国哲学中的知识论”的演讲受到关注中国哲学的与会者的重视。在眼下美国的哲学舞台上，中国哲学这一角色还不那么耀眼，在一些最著名的大学中，哲学系的课程表上还难以见到“中国哲学”这个名称。因此，在这样一种高级别的美国哲学大会上的多次亮相，对于扩大中国哲学在美国学术界的影响，无疑是极为有益的。

根据“美国哲学家名录” (Directory of American Philosophers) 1998年至1999年的统计数字，目前美国的哲学家总数为11316人，他们分属于132个学会，出版专业哲学刊物219种。研究的领域极为广泛，往日那种一两个哲学家独占鳌头的情形已不再现。应用哲学的快速发展，女性在哲学领域地位的提高以及技术化程度的增强等，都成了目前美国哲学界十分引人注目的新特点。英雄仍然存在，但他们已失去了过去那种神圣的光环，他们不再是时代精神的代言人，而只是更加博学、更加专业化的学者而已。(Nicholas Rescher: *American Philosophy Today and other Philosophical Studies*, Rowman & Littlefield Publishers, Inc., London, 1994, chapter 1.) 美国哲学目前正处在一个“碎片”的时代，这次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第97届年会更加深了我的这一印象。

(责任编辑 孔明安)